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八

高斗山先生傳

少宰宛委胡公傳

農部雪麓王公傳

郝雪海侍御傳

郭懷遜先生傳

孫鍾元徵君傳

申鳧盟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人

大學李葆甫傳

文學趙香雪傳

紀伯紫小傳

栲栳小傳

嚴母陳太宜人傳

章母沈孺人傳

文文山先生像贊

大司馬膠侯賈公像贊

蔡著雍先生像贊



李聖之小像贊

栢鄉土地誌

栢鄉民社誌

栢鄉官職誌

栢鄉宦蹟誌

栢鄉選舉誌

栢鄉誥勅誌

栢鄉人物誌

栢鄉碑銘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栢鄉序記誌

栢鄉詩賦誌

南遊記

費縣全城記

甘泉亭記

擬待漏院記

龍宮取水記

貢院夜談記

試武舉記

貢院讀武經記

達公作字記

玉泉記

關侯送木記

魏氏先塋記

南湖釣艇賦

廣恨賦

飲灌叟賦

懷古賦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南嶽遊記

龐氏求仙記

關公出本記

玉泉記

魏氏先塋記

南湖釣艇賦

兼濟堂文集卷之八

東坡先生  
雲巖藏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勤同較

荔彤

高斗山先生傳

高三位號斗山直隸新安人也性至孝母崔氏蚤逝

世先生撫養於祖母及繼母俱能得其歡心弱冠讀

書不務章句之學嘗言曰今世之所謂學者以纂組

詞華博青紫為務聖賢視之土直耳昔有元之世吾

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接關閩濂洛即吾世而去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一

椒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足慕也奈何以俗學自囿

而不求進會峇城有孫鍾元先生學古人之學者先

生折節下之於是學益深邃見道之本原顧性不欲

仕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

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稽阮之比建家

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賙給無倦而友于

手足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

十七日卒於里享年六十有六

魏子曰余里居時每聞前輩言燕趙長者多推斗山

先生先生好與孫徵君遊觀其所交蓋天下之大賢也世棄君平龍蟠不屈豈知時之不可爲而不爲者乎然先生之隱德固已莫可量矣十九矢志不奪父楳石公以遺腹生誓歸山陰後復來京師天啟丁卯壬公六歲就外傳過日成誦十五應童子試高等十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二

湖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賜給無倦而友于平然夫生之蜀嶽固已莫可量矣崇禎壬申年三月  
此世棄君平蹟融不風豈映執之不可爲而不爲者  
夫生夫生汝與孫徵君遊觀其所交蓋天下之大賢

少宰宛委胡公傳

胡兆龍字予袞號宛委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東山陰礪奇峯沒祖妣張大夫年纔十九矢志不奪父機石公以遺腹生暫歸山陰後復來京師天啟丁卯生公六歲就外傳過日成誦十五應童子試高等十  
九捷鄉書丙戌聯捷改庶吉士大司馬玉儒劉公以女妻之公素念登第早暇則肆力詩及古文詞攷古今史籍典制禮樂刑政兵農錢穀沿革損益之故洞如也丁亥授弘文院編修屢遷至禮部右侍郎兼內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翰林秘書院學士未任明年乙未春以侍郎仍辦內院事二月總裁會試又充日講官丙申正月克纂修通鑑全書副總裁三月署司農事尋回內院五月署冢宰管京察冬十二月仍回內院戊戌正月

上命學士麻公宗伯祁公偕往長沙冊封倍道疾驅日

馳二百里走山谷宿林莽不勝跋涉遂成疾五月始還都適直隸總督張公自刺廷臣公訊凡再三無他情狀奏上除去所加職銜己亥三月加太子少保庚

子仲冬扈

駕巡幸近畿雨雪天寒疾益甚辛丑正月日苦公

世祖章皇帝升遐號慟不欲生十月任吏部左侍郎康熙

壬寅秋請告歸里冬月遂不起享年三十有奇公孝  
友根天性事親愉色婉容與兩弟同居其財體恤備  
至平居相磨厲勉其有成宗族親戚有窮困急難凡  
可賙給惟力是視掩骼育嬰力行不怠與人莊而和  
謙而不阿言論斐媿傾四座書法宗李北海及趙松  
雪結構茂密古文詞宗秦漢詩法初盛唐嘗謂襲古  
者擷其詞尚直者失之俚二家交病若既有秋實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

以春華使情至法嚴澤以典雅斯可謂彬彬矣

魏子曰余以丙戌進士選庶常諸年友稱金蘭契固  
各有所建豈而宛委超軼絕羣觀其數年之間躋身  
臺閣扈從禁地夙夜匪懈非有過人之才焉能事

聰明睿智之主始終眷注不衰乎司農銓曹皆稱繁劇

難理咄嗟而辦處之裕如卽忌之者亦失聲嘆息余  
在憲席前後與之共事暇日過從所商確必天下大  
務生民利害語不及私以是深相信也憶癸卯之冬  
余至榻前數四每以曠達相慰勉勿太自苦公亟慰



余言未幾而余哭公矣豈人壽夭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耶使天假之年則公固虞永興歐陽率更之儔也公之門戶今已衰余故懷舊而傳之歸即遊庠木幾孳其家來栢鄉蓬室三楹篝燈夜誦如董子之不覓聞者幾三十年然未有知之者莊於此我樂五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辭少公之門戶今已衰余故懷舊而傳之歸即遊庠木幾孳其家來栢鄉蓬室三楹篝燈夜誦如董子之不覓聞者幾三十年然未有知之者莊於此我樂五之

農部雪麓王公傳

公諱元晉字康侯號雪麓真定之寧晉人也生而穎異常隨父玉挾公赴浙江定海任得名師歸卽遊庠未幾挈其家來栢鄉蓬室三楹篝燈夜誦如董子之不窺園者幾三年然未有知之者惟余兄弟樂與之游時以制科舉子業互相督課每值課畢輒舉觴酣飲縱論古今常語余曰自古貧賤之士不得志于有司而賦不遇者多矣如季子不理于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以韓退之之大賢嘆一飽之無時羨二鳥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六

光榮豈不痛哉我輩文章果有光燄命何足圉也余嘖嘖稱是願屢試弗雋至乙未始成進士司李鳳翔用法平允伸寃理滯應手立解丁酉分校秦闈所得皆知名士凡八閱月卽行取農部主政庚子由主政司鳳陽庾壬寅由員外權濟墅關甲辰由郎中權崇文門稅所歷皆羶地公清操不染有廉潔之稱爲衆推服丙午之歲病請歸里余方在假相見慰甚乃以次年病不起遠近戚里聞之莫不悲悼余與公同筆硯知公生平甚悉公寧昌世家也科目最盛而公繼

其躅少而食貧家徒四壁傲骨凌霜未嘗稍肯卑屈  
偶有所貸於族黨及得志盛張綺席備水陸珍錯酒  
數行令從者取篋筭開其扁鑰曰此余俸薪所積也  
往者不足嘗有所假今加數倍以償故一金者予十  
金十金者予百金曩之貸者大悅感再三申謝莫不  
以慷慨好義重公而公方灑然曰此區區者何足云  
吾姑以愧夫家擁厚貲而輕視夫孤寒賢士者也其  
留懷之磊落如此享年五十有五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七

昔故以別夫家... 以刺... 金十金... 昔... 而食貧家... 以... 未嘗... 而... 未嘗... 而... 未嘗...

郝雪海侍御傳

郝浴字雪海真定定州人才氣卓犖有經濟之志中順治己丑科進士爲御史巡按四川值劉文秀之亂諸軍鼎沸人心惶懼雪海堅守保寧府抵禦賊徒川陝遂寧然立意矯矯卒致彈劾安置遼左雪海乃益發奮讀書其學以聖賢爲宗百家諸子天竺柱下之說無所不涉獵究歸於大中至正而黜夫虛無放誕者焉生平慕諸葛武侯劉靜修王新建之爲人常曰士當有所建豎於世奈何閉目蓬頭襲取緇衣黃冠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八

牙後餘唾生無聞於時死無聞於後耶居襄平久與其賢豪長者遊短衣疋馬看射猛虎酒後耳熱談兵說劍塞上居人無貴賤少長皆愛之王公大人數親至其草屋談笑而去遷謫羈旅或有急難困頓非雪海不能爲之排解拯振嘗坐蕭寺中講易至於天地鬼神人物變化之所以然剖露殆盡聞者莫不嘆異丙午以公役旋中山故里余適請告相晤得劉氏千日舊釀西風凜冽鼓吹大作飲竟夜不知東方之白中山鼓吹固河朔絕技也次年正月雪海復待余于

曰龍泉之止相與登高而望伊者之山朗吟長嘯意  
致豁如然而江湖廊廟之思已不禁感慨係之矣弟  
子員食餽上庠力學攻苦屢試弗中然志未嘗懈也  
常爲園村中花竹森翳有林下風先子嘗心重之命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九



鬼神人物變化之所以然剖露殆盡聞者莫不嘆異  
丙午以公役旋中由故里余適請告相晤得劉氏下  
庭嚮嗷然而致謝藏傳之思身不禁颯然於矣曰  
曰龍泉之止相與登高而望伊者之山朗吟長嘯意

郭懷遜先生傳

先生諱三讓字懷遜居城南之西汪村少補博士弟子員食餼上庠力學攻書屢試弗中然志未嘗懈也常爲園村中花竹森翳有林下風先子嘗心重之命介兄弟執經門下後先六載懇懇講說不倦每課輒操觚構藝爲門人先戶外事槩不問也生平以禮自守繩步尺趨無假聲色而與鄉人處則仍油油然以故鄉人多敬而愛之戊寅之冬忽以遇變卒于一人同日殤先生遂無嗣矣其姪乃以子兆飛奉先生世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十

德且志心喪乎不忘云  
贊曰先生之行綦高矣而卒弗克享大年且駸駸乎罹若敖之慘能無令爲善者懼耶世之循已律身不及先生者衆矣而食報則又大相左悠悠幾蒼吾終莫得而測之矣

孫鍾元徵君傳

孫徵君者諱竒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舊族也少爲  
間黨所推弱寇卽食餼上弄登萬曆庚子京兆榜與  
定興伯順鹿公友善共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  
句之學年二十二兩親相繼逝世居喪滅性毀形六  
年一日徵君家故貧值疊遭喪葬之後產益落饔殮  
常不給里中時有慕之而願以金粟贈者徵君婉辭  
力却食貧自甘從未嘗以緩急向人告恒念二親未  
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然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十一

少退避也先是僉憲左公浮丘都諫魏公廓園銓部  
周公蓼洲皆與鹿公友於徵君有國士知天啓乙丙  
間三公以忤觸逆闔被逮各致書相投徵君計無出  
值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遂上書求援於孫公語  
甚激切孫公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  
賢聞之達御床而泣上馳召止之三公竟以羅織坐  
贓嚴期拷掠徵君復與鹿太公張果中倡謀義助炎  
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聚金賫送都門而三公已先  
後斃於逆闔之手矣方諸君子之不免于死也虐酷

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鍵戶遯跡無復敢過而問徵君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毫不爲之瞻顧以故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徵君鹿太公張果中也元儒劉靜脩先生爲其同里名賢荆榛其墓者幾百年偶過而傷之力倡同人建祠植坊歲時率紳士瞻拜其下更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免其鄉之徭役樞輔孫公素敬重徵君謂才可大用欲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因茅元儀來致徵君謝曰君與鹿公贊樞輔軍二君之才二君之

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遂堅辭不赴樞輔公常序徵君家乘有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于張仲孝友啓泰實余之張仲也自後鍵戶家居雖屢經徵辟終不以改山林操日與鹿公講學江村研窮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証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旣而徙居於衛率子若孫躬耕自給從遊者日益進時值多故徵君雖倉皇避難窮困播遷而型仁講義立說著書則未嘗一日少輟常語人曰與人爲善論其現在



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又曰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  
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  
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聖學實  
境也噫卽此可以窺公識趣學力之大端矣後年屆  
九十有二五世遶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以  
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于夏峯徵君一生篤學  
力行嚴氣正性肩任學統者垂四十年海內仰而宗  
之迄今猶一日也他如敦任邱急解推成人之美而  
全人之節者徵君未嘗以此市德于人人亦未易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十三

之更僕矣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四書酌一卷荅  
問文集及孝友堂家乘八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  
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諸  
書俱授梓行世

魏子曰方徵君廬墓時固已聲馳遠邇矣及挺身出  
救左魏諸君子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遶御前  
而泣其勢醜亦稍稍殺矣烏知非怵于王庭之揚也  
厥後以孫樞輔之賢而不能以爵祿致蓋真有不求  
世知不爲時用之深意焉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

爲儀徵君之謂也然則世之於徵君也有以節俠日  
之者有稱爲追慕姚許者且有稱爲和而不流者交  
口褒揚莫不自以爲知徵君矣噫其果足以盡徵君  
否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十四

否耶

口褒揚莫不自以爲知徵君矣噫其果足以盡徵君

之者有稱爲追慕姚許者且有稱爲和而不流者交

口褒揚莫不自以爲知徵君矣噫其果足以盡徵君

續申鳧盟傳餘韻獻公錄以示余余曰此風華也

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遊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鷄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求先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十五

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旣屢躡塲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

吹也會

先皇帝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  
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慤公姓名列奏中已而  
格于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梟盟乃跣足  
至京詣余謝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  
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梟盟舊與余弟辯  
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梟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  
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  
不求識面願結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  
秉濟堂文集

十六

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  
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  
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  
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  
爲鷺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梟盟名應上書  
力辭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  
幾遄歸襄璞訝其速荅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

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于光之留多矣襄璞爲  
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  
常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  
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  
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  
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

秉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七

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  
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  
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  
至焉蓋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  
玉孟若李崆峒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薙如也遂  
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着  
筆曰勦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  
先儒之書不釋手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  
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

人拯危扶屯挽股伯巖于寇難調李志濟於戍邊赴  
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  
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  
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  
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  
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媿  
媿不倦請兩弟歸及堂檻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  
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  
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六

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  
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  
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咏先  
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余與梟盟稱  
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  
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  
不復見有斯人矣

李曰燦字葆甫世居泉之清溪少有才名每試于庠輒爲一邑冠鄉試入闈文應售者屢矣顧以數奇終艱於一遇年四十以恩拔入辟雍文衡孔公司成楊公奇其文以爲國士先是清溪地僻而險又接龍潯桃源二縣皆山壑深峻林莽綿連逋寇窟穴其間時出侵掠有司莫能捕順治乙未夏葆甫適客他鄉闔門避居山堡中夜半賊驟至堡陷一家縶者十有二人拷掠索賄由是葆甫之尊人以憂逝葆甫聞之疾馳歸哭念力不能與之較將以身殉焉遂素衣詣賊壘泣而言情庶幾感動賊亦愛其誠禮貌遣之然諸子弟未有生路也葆甫乃募人伺賊間察其巢穴四壁巉立僅一面可通而賊之守備亦甚嚴犷悍之徒殆數千晝夜椎牛享其黨思劫州邑葆甫謀於衆曰昔人云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輩但患心力不齊耳何論衆寡哉率家僮百人攀蔓附藤蘿而上五鼓抵其巔分馳吹喊時賊方酣寢大驚擾奔潰因擊之蹂躪死巖下者數百人然賊勢頗衆旋糾合餘黨入縣

界葆甫則同諸親友及鄉義旅力拒破賊營若數十  
輒亂旗靡窮蹙無計遂歸命於有司而三邑由是無  
寇警時有欲以葆甫功上聞者葆甫力辭曰本爲雪  
親之恨保全桑梓豈敢邀賞爵哉迨今年六十餘有  
官未就結廬湖山之陂左圖右史殆將終身焉

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于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  
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爲古人大節磊  
磊未易及以余所聞原菴之伯父李葆甫先生天資  
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鯨鯢之巢不特報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二

地下而葆苻寧謐地方之受其保障多矣若其學問  
宏深文章爾雅又其餘也斯豈非豪傑之士乎余故  
樂得而述之以備後之採擇焉

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于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  
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爲古人大節磊  
磊未易及以余所聞原菴之伯父李葆甫先生天資  
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鯨鯢之巢不特報冤  
兼濟堂文集



趙香雪大名入少穎異目十行俱下陳生洲太史見而奇之曰書淫史癖他日必以博雅名及稍長嗜古如饑渴嘗遊于燕南村止宿得交予香雪亦自謂生平知己無踰於余者歲乙酉大比學使者試以張衡荀勗王朴蔡沈辨樂策倚馬對之滔滔汨汨數萬言自是大河以北無不知有趙香雪者屢試於鄉弗售比余既登仕籍香雪凡兩致書於余以古人相期許旁及詩文餘無一語涉私也既與同邑竇子德邁遊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意氣豪甚朝夕金焦上下間不減橫槊賦詩時已亥遊于西湖禮三竺躡屐山陰道上探禹穴而返庚子辛丑再訪竇於穎陰臬署把酒問月刻燭拈詩而磊落胸懷益傲岸不可一世壬寅渡大河而還未幾而香雪死矣死之時年僅四十有二從容易簣語不及他咄咄書空以著書未成爲恨嗚呼若香雪者其人奇其數奇其出處遭際亦無往不奇而懷才不遇卒與盧次樞徐文長同以布衣鬱鬱死豈天亦妬其才耶不然何奪之速耶香雪諱皇梅別號大庾所著詩

若文有蒼澹集覆甌草古今文評及七先生贊行于世評贊余已選入溯洞集中其餘漫漶煙沉散佚而不收者不可勝數有子二伯孟符仲幼筍亦能讀其父書

魏子曰余里中讀書時識香雪嗣後香雪每至燕必晤余先數年論文後論詩最後論學使天假之年著書成必無愧於古人惜其志不伸竟夔屈而死也余嘗語同年竇德邁香雪亡吾鄉失一博約君子德邁以爲信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昔余同平... 香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香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香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香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紀伯紫小傳

紀伯紫諱映鍾先世句容人生于江寧寓居儀真少有當世之志無書不讀爲清潔高古之文以故識之者罕天性忠孝寒夜咏史每至流涕時人莫測也後以不得志於場屋棄去徘徊江干嘯歌而已太宗伯龔芝麓先生少而歛洽挾以遊燕先生自爲太常晉總憲躋宗伯凡敷陳奏議伯紫實陰相之然深自韜晦終不之露也長安諸薦紳長者慕而相過後招致之多不赴宗伯歿經營其喪五月然後歸余常從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三

伯以交伯紫朝夕傾心商酌性命爲訂方外知己其生平大約重然諾慎取與一毫不苟家徒四壁立而救人之困阨無倦色人咸目之以高士晚年又號麋子自作傳善爲詩卓爾不羣絕去濃郁纖靡之習善作書體法迺秀迹其爲人大都在孟浩然蘇雲卿間

矣

栲栳者魏氏之族人也其兄廷鑲字景新亦名士甲子年以病卒栲栳匍匐治其喪年歉甚遂不能舉火挈其子入宗聖寺依鷲山爲浮屠朝一盂飯晚一蔬羹學爲禪誦久之其子亦死栲栳喟然嘆曰吾昔嘗爲農矣牛四角黃者一黑者一夜而飼之芻秣不缺朝而驅諸東崗之陂春風帶笠秋雨披蓑吾與牛若主僕也其黃者惰而不前吾鞭之黃者則蹶而趨其黑者惰而不前吾鞭之黑者則蹶而趨吾田甚治而

牛亦不病吾父子甚樂也今不幸遇奇荒吾妻死子死而吾牛亦斃吾何所歸哉聊爲浮屠以卒歲回視嚮者東崗鞭牛之樂豈可得乎哉余聞之曰栲栳之言其殆近于知道者乎夫今之士夫高牙大纛弓矢夾道擁旌旄而鳴金鼓者不少然果可常恃乎其下者縮卽組排吏胥擊柝升堂比啓門則匍匐庭下者咸視其長吏爲雷電鬼神莫可測而爲長吏者方且鞭笞貫索之是使習而安焉不以爲異然此不過催科事耳反而求之其心未必樂也孰與栲栳之耕欲

鞭黃牛則鞭黃牛欲鞭黑牛則鞭黑牛田既治而牛  
不告病哉然且不能享其樂窮困而爲浮屠則人世  
榮華富貴之事何不可作夢幻泡影露電觀也栲栳  
方爲浮屠之學其于世事欲遺而空之也故爲小傳  
以識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五



以識之

式以吾輩之學其于貴華燦燦而空之也故爲小傳  
兼濟堂文集卷之八  
不告病哉然且不能享其樂窮困而爲浮屠則人世  
榮華富貴之事何不可作夢幻泡影露電觀也栲栳  
方爲浮屠之學其于世事欲遺而空之也故爲小傳

嚴母陳太宜人傳

太宜人者浙中太史嚴存菴母夫人也。系出清溪望族。賦性端淑。自幼通孝經。喜觀劉向列女傳。父東曙公家號素封。衣飾遣嬪極豐。贍然太宜人喜儉約。不事華麗。歸封翁嚴先生。修行婦道。有提甕出汲。風是時封翁方爲諸生下帷。攻苦聲名藉甚。從先生問字者。戶外之屨常滿。太宜人則時時脫簪珥。治飲食。以供賓客。無倦色。士林咸以爲嚴先生有內助。賢事舅姑。至孝。鷄鳴問寢。不離左右。每食躬親治之。必精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六

潔。卽舅姑亦時顧之。而爲加餐焉。明之末季。兩尊人俱以殉難歿于鄴。太宜人乃同嚴先生負骸骨千里。匍匐歸。一路號泣擗踊。哀動路人。至里中。則家徒四壁。立無以爲生計。牛衣相對。且至不能舉火。太宜人曰。先生坐守蓬蒿。室人卽不謫。獨奈何。抱所學而空老。爲於是嚴先生出遊於四方。四方之富豪長者咸樂與之遊。嚴先生據臯比而爲之高談雄辨。太宜人亦不以家事相聞問。是時存菴兄弟俱幼。太宜人令之早就塾師。夜則篝燈讀于側。太宜人躬自紡織。不

以寒暑少輟辛巳壬午間歲洊饑太宜人猶擘麻稟  
以供盤殮每泣誨二子曰爾大父大母歿於賊難家  
道伶仃如此爾曹若不奮發自勉何由克振家聲爲  
爾父母者何日解顏耶存菴兄弟長跽而泣曰敢不  
勉力以遵母氏之教于是大肆其力于經史古文而  
諸子百家及漢魏三唐之詩賦亦莫不咀味其菁華  
存菴年十五有五補博士弟子員甲午列賢書榜發太  
宜人聞之而愀然曰我喜此子之幸有今日我尤悲  
舅姑之不逮見此子之得有今日也因泣數行下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七

辛丑存菴獲雋南宮甲辰以對策居第一蓋至是而  
太宜人志亦爲之稍安矣然猶不忘訓誨常曰汝勿  
以今日進身遂忘砥礪人臣恪恭盡職所謂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所學者曷有旣也繼自今其早夜當思  
所以爲

聖天子効以故存菴身受

帝眷榮及所生象服明璫焜煌閭閻而太宜人毫不改  
寒素風午夜熒熒猶同子婦于扎扎機杼也嚴氏聚  
族而居太宜人處之以和肅之以禮凡尊卑上下無

不悅且敬焉而於諸昆弟子姪之貧困者尤加矜恤  
年六十有二溘然長逝蓋天性慈善始終殆無間云  
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之壺範有素因  
摺撫其遺事而爲之傳他日史臣彤管流輝續列女  
傳之後曰嚴母陳太宜人其亦有取于此也夫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六



不製且熨而然謂是良子致之貧困者尤加矜恤  
年六十有二溘然長逝蓋天性慈善始終殆無間云  
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之壺範有素因  
摺撫其遺事而爲之傳他日史臣彤管流輝續列女  
傳之後曰嚴母陳太宜人其亦有取于此也夫



沈孺人吳興人栢鄉令萊山章公元配也沈為吳興甲族閨閣之人泥沙金珠服御皆極華炫孺人獨甘儉樸衣必再浣珥無雕鏤姊姑傅姆始笑之終皆賢之事姑某太孺人先意承志曲得其懽心匱盥之屬雖細必謹也撫幼叔弱姑門戶中外諸艱巨事以身任之勗萊山公儼裝遠遊卒業大學颺言于廷擢明經高第謁選令余邑邑故衝疲士民久苦之而望喚咻甚愨萊山公來以古循良自命恩勤拊育民以大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和板輿奉迎太孺人太孺人以春秋高不任跋涉論孺人北行孺人悉姑之垂老而別也為預計衣裳藥餌之物莫不畢給既抵栢清署蕭然僅蔽風雨孺人樂而安之居恒舉古人懸魚塵甑兩岐三異諸事為萊山公勸政聲隆隆萊山公固仁廉哉孺人以慈儉佐之乃相得而益章每遣人歸省太孺人必緘美味以餉之常擘績縫紉至夜分不怠而積勞不起竟以寒疾卒卒之日拳拳以不獲奉姑之終為生平遺憾蓋其孝思之篤終身一日也康熙七年以

覃恩誥封爲孺人靈樁之發栢人咸悲之

魏子曰予讀二南采蘋殷其雷諸詩美王化者必徵諸在位者之妻頌之以君子之名蓋閨閣之賢以克相厥家形諸咏歌足以彰太平之盛也孺人之賢前見稱於宗黨而後見稱同邑之人至見稱於此邦之人余官京師及至里中往往從父老聞之其言信而有徵也夫古之遺愛多在邑侯今邑人之戴萊山公並及孺人則他日桐鄉尸祝孺人魂魄未必不依依斯土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辛

覃恩誥封爲孺人靈樁之發栢人咸悲之  
魏子曰予讀二南采蘋殷其雷諸詩美王化者必徵諸在位者之妻頌之以君子之名蓋閨閣之賢以克相厥家形諸咏歌足以彰太平之盛也孺人之賢前見稱於宗黨而後見稱同邑之人至見稱於此邦之人余官京師及至里中往往從父老聞之其言信而有徵也夫古之遺愛多在邑侯今邑人之戴萊山公並及孺人則他日桐鄉尸祝孺人魂魄未必不依依斯土也

文文山先生贊公像贊

嗟乎先生身爲宰執值宋運已曠人心死解百折不  
回知其不可爲而爲有伯夷之忠而行則同之有伯  
夷之勇而氣則媿之有伯夷之清而才則足以繼之  
讀其正氣歌零丁洋等詩可謂見真守定而無疑再  
讀其對字羅張弘範之語過睢陽憑吊張許烈烈轟  
轟其殆分日星河岳之光芒師表百世立人紀而極  
綱常者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聯帝眷

識其節今日星

簡其機宰羅

賣其王

夷之復而諫

回映其不可

御平決主良

恩文文山先生贊

大司馬膠侯賈公像贊

莛也不可以楹斲也不可以礎故八柱擎天四時成  
歲我思君子古人與處是惟膠侯賈公生於河汾之  
西秉乎紫參之瑞旣明達而伉爽亦慷慨而好義蓋  
嘗庀材鳩工營三殿之巍峩又嘗過襄平渡渾同瞻  
鬱葱于豐鎬之盛地其撫豫與秦也遠至邇安恤瘡  
瘡而起凋瘵乃若筆削精嚴裁定是非折衷春秋成  
兩省之通志卽今息影林泉青鬢朱顏杖履翩翩有  
似乎晉公綠野之高致其經濟鴻才耶其逍遙偉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二

耶洵宜圖形麒麟之閣而流芳汗青之記

蔡著雍先生像贊

大隱燕市混俗和光不辭吏職抱關何妨畚鍤如雲  
怒浪康莊有德及民陰隲斯藏晚而媵修谷神柱下  
龍虎刀圭存真辨假天地爲廬雲煙爲竿其有念耶  
其無念耶居常待終榮啓期耶八旬過之矐光瑩耶  
作贊者誰鄙南魏子長生可學茲文不死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三

升贊香藉喃南魏子長生可學茲文不死

其無念耶居常待終榮啓期耶八旬過之矐光瑩耶

龍虎刀圭存真辨假天地爲廬雲煙爲竿其有念耶

其無念耶居常待終榮啓期耶八旬過之矐光瑩耶

作贊者誰鄙南魏子長生可學茲文不死

蔡著雍先生像贊

李聖之小像贊

擇地而蹈之不近於利選書而讀之得其大意每徜徉於山水時流連於空翠聆其語消鄙吝之萌瞻其儀生和雅之思或以爲柳下遺風或以爲青蓮高致其儉之稷而寒之纊耶其心則錦而口則繡耶其人居而古人處者耶字曰聖之齋曰尋適我知其超然而無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四

其劍之斲而寒之纊耶其心則錦而口則繡耶其今  
蕭主味鄙之思迥以爲耐不數風迥以爲青藜高煙  
并欲山水却流數欲空翠領其精能喻吝之萌鄙其  
對此而觀之不亦欲味選書而讀之得其大意每徜徉

李聖之小像贊

栢鄉土地誌

論曰大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廣輪之數以視郡邑不啻大澤之壘空耳而徵因革憫瘠薄體國經野守土者所先悉也夫九域攸分古今異勢民物殊因樹之枝葉未有不由於根者故司牧殷殷釐綏首誠耳介按古者黃帝封建諸侯百里之國萬區今郡縣之數更爲繁多而栢鄉相傳堯時所築則其營建亦古矣其後歷代相沿乃河朔咽喉要路輪蹄輻輳兵馬驛騷斯地雖小豈不亦關治亂之大乎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五

序其沿革凡邑之疆域建置等類並得詳焉

晉書古志具載外郡縣志而略明郡要領歸納

今縣得之地理品類委而詳載縣志表郡沿革明其

沿革雖且介對古沿革帝桂數語對百里之國萬區

詳釋因樹之外葉未有不由於根者故司牧殷殷釐

綏首誠乎土音也夫恐也夫其誠對古今今異勢民

物殊因樹之枝葉未有不由於根者故司牧殷殷釐

綏首誠耳介按古者黃帝封建諸侯百里之國萬區

兼濟堂文集

栢鄉民社誌

論曰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凡有封圻皆侯邦也逮秦用郡縣易以守令歷代因之然人民社稷產置維均若戶口之不蕃土地之不闢賦役典制之不舉則父母斯民之謂何故庶而後富富而後教夫子車中之言萬世司牧準則也余嘗讀張養浩牧民忠告呂坤實政錄而深有味乎其言茲於邑誌中政事源流必加考較雖未詳盡委曲然而智者觀之思過半矣嗚呼尹茲土者注意元元乳哺拊循則生養遂而樂利普可以事人可以事神可以理一邑可以理天下詎止鄆南五十里之間可以爲善國耶之思歐半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之言萬世司牧準則也余嘗讀張養浩牧民忠告呂坤實政錄而深有味乎其言茲於邑誌中政事源流必加考較雖未詳盡委曲然而智者觀之思過半矣嗚呼尹茲土者注意元元乳哺拊循則生養遂而樂利普可以事人可以事神可以理一邑可以理天下詎止鄆南五十里之間可以爲善國耶之思歐半矣

林傑民社誌



栢鄉官職誌

論曰朝廷牧民之官莫切於邑令故稱民之父母一邑雖小有民人社稷卽古侯國也一邑理而一邑治天下之邑皆理則天下治矣受百里而寄教養之命者讀戒石之銘警心哉故余常謂善治一邑者其人卽有公卿之材無疑也若夫職掌所在固難更僕數不外吏戶禮兵刑工之六務事事求詳務盡厥心以是而名知縣斯無負于知之名矣丞典佐令任稍輕其事一也博士邑之師也匪特師士兼師民倫之弗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七

敦經之弗反聿訓詁雕蟲是尚師之溺其職也今詳列其姓氏使後之官斯地者覽之而有所感焉驛丞大使雖有關于地方其職微僧道官陰陽醫學訓術亦皆經制之所設然鮮有精其業者並不著其名

栢鄉宦蹟誌

論曰漢世最重循良當建武之初卓茂以斷斷小宰無他庸能封褒德侯帝者親臨送葬視周燕之君表閭立館殆有加焉他如魯恭之爲中牟陳實之爲太丘並仁信篤誠感物而行化也可不謂賢哉余獨異朱仲卿以栢鄉裔夫遷太守復以治行入爲大司農及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栢鄉吏必葬我栢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栢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栢鄉西郭外至今祠祭不絕嗚呼讀史至此亦可以堅心爲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六

吏矣而何循良之罕見也栢邑雖小築自堯封侯國令長泯沒者不可勝數存什一於千百乃有可紀學道愛人豈無追美卓魯者乎若乃臯比之任訓誨有方安定遺風尤爲空谷足音故考其芳躅並列於篇尸祝社稷斯民頌登亦可無慚于畏壘云

栢鄉選舉誌

論曰唐虞之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已成周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兩漢孝弟賢良魏晉九品中正至於隋唐乃重進士建功立業代不乏人榮親廕子恩昭錫類若乃明經援納或膺民社之司甓釜韜鈴亦備干城之選也天下人才關天下盛衰一邑人才亦關一邑盛衰貞元會合爰產賢聖風氣結聚則毓魁碩壘哀集諸格列之於誌亦可攷一邑人

附之變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栢鄉選舉誌

栢鄉誥勅誌

論曰王言之出等於綸綍非獨重圭紱也人爵修而天爵從名賓其實矣昔者祇協保釐載于尚書豈非褒德尚功之鉅典煌煌莫湮歟邑雖小有賢人君子受封於朝必其率由典則而言行足式者也不則其式穀克嗣而庭訓維彰者也或謂華袞之語但宜載諸家乘然今世祿風微闕閤之家門祚單薄闕失者多存之邑誌庶久而不沒也詞多夸繁稍加芟汰爵貴本朝故先今而附古於後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

栢鄉人物誌

論曰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見於書傳者不一而足太史公司馬遷與之交游故其文疎宕有奇氣戰國策稱毛薛說魏公子信陵君歸魏卒以存魏正在古鄙作湯沐邑時也然而二士之故里不可得而詳矣惜哉自秦漢以來英人碩彥湮滅無聞者曷可勝數考廿一史及舊誌所載乃頗可述其最盛者在明嘉靖以後隆萬之間余哀集諸賢爲之傳述行義一節有關風化者並褒錄不遺若其三疾尚存而陶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聖

鎔未至釋老異教苦行自進並入篇中以俟考閱云

栢鄉人物誌

栢鄉碑銘誌

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碑銘之起季世也然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雖鴻纖不同有一於此足以風來葉矣蓋神道貞珉固孝子顯揚其親而泉下之銘幽室一閉千年不朝陵谷變遷未可少也太史公曰砥行礪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于後世輯而存之繼起者其思所以自立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聖三

碑而銘之繼起者其思所以自立爾

太史公曰砥行礪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于

後世輯而存之繼起者其思所以自立爾

於此足以風來葉矣蓋神道貞珉固孝子顯揚其親

而泉下之銘幽室一閉千年不朝陵谷變遷未可少

也太史公曰砥行礪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于

兼濟堂文集

栢鄉序記誌

論曰言之不文無以行遠故廟堂之上高文大冊軍旅之中羽檄旁午自非鴻才曷由肆應然文章之士好稱述八大家而昌黎起衰八代其學原本六經非雕篆如法言比也邑居中雷君子之至于斯者風塵荏苒篇章固不多見而里人著述其文之佳者亦無由泛愛而博採惟取序記之類有關於邑之名勝事蹟者彙而存之若梵宮仙刹並入摺據蓋弘文非以辨體也讀者詳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三

兼濟堂文集卷之八  
由以愛而博採惟取序記之類有關於邑之名勝事蹟者彙而存之若梵宮仙刹並入摺據蓋弘文非以辨體也讀者詳之

兼濟堂文集

栢鄉詩賦誌

論曰詩肇虞歌賦始湘纍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也漢唐以降代有作者好學之士枕藉沉酣具載諸名家集及選本中茲一邑之間或過客憑吊懷古有思或邑彥著述倡予和汝有關興起莫不摭探亦風雅之餘義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四

兼濟堂文集

思也邑之香也出子味也育關興賦莫不辭於衣風

谷寒兼又數本中茲一邑之間如數客數吊劉古育

出黃曹以習外育於香我學之士於蘇於惘具輝滿

論曰詩肇虞歌賦始湘纍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也

栢鄉詩賦誌



歲在乙酉余將南遊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憇東汪村  
墅南距鉅鹿北通東鹿古大陸澤也滄陽漳浚三水  
出其間夏月雨霖泛漲水濶數百里次晨登舟逆風  
而行見晚禾黍穀盡陷沒於波臣唯高秫顆顆然出  
水上如人在牆內而露其髻者土人乘舟刈之爲炊  
爨計余詢之曰爾等沈竈產蛙擔石不獲終歲之計  
將若何舟子曰連歲荒殘寇盜旁午十室九罄我等  
小人未知所稅駕也余默然良久念若輩木食草衣

弱者填溝壑強必挺而走險能免爲釜中泣乎越新  
河城窪下水決可灌幸有堤民頗淳簡有司安靜可  
臥而理也晚宿南宮聖門敬叔之所遊入其境田畝  
墾闢市廛喧闐百貨咸備東行七十里無荒蕪者壯  
哉縣乎次清河城極小外有舊城基址盡瓦礫古所  
稱清河郡者趙宋時以滄定等州爲邊圉清河乃舟  
車輓輸之區人物輻輳雄於河北今亦稍僻矣二十  
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于廣陵姑蘇自崇  
禎癸未後大半焚毀縉紳驅車而過者寥寥但隔河

青帘搖搖猶聞歌聲鳴然九十里至博平縣小而  
荒七月初三日至東阿戰國時齊之西鄙也東南兩  
面山色青翠松柏疎峙風氣甚美產阿硯阿膠阿井  
距城一舍餘井製造卽非法管夷吾三歸臺存焉六  
十里爲東平州梁灝故里也通衢有狀元坊間左有  
梁氏門自晉天福漢周宋金元明以至於今七百餘  
年矣其子孫猶有爲茂才者故塚纍纍其博物君子  
之報耶七十里至汶上夜渡板橋見汶水西流浩浩  
大觀也猶有聖人流風初五日至濟寧州水陸襟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六

乃南北衝要初六日至鄒縣荆棘塞路尋土人作嚮  
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三年門內蓬蒿交餘  
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嚎見者毛髮爲豎也土  
人拾瓜蔓以充饑鵠面鳩形不忍正視余與二三友  
人乃盥沐齋戒瞻拜於孟林古木叅天廟貌巖肅累  
朝勅命士夫讚咏勒諸貞珉不可殫述信乎七篇仁  
義之旨有功萬世可以繼響塗山也然斷機堂述聖  
祠皆傾圯不治賢聖委草莽俯仰檻宇令人太息九  
十里至滕縣河流涓涓潑廻境內榜曰善國文公行

井田處也。邑人世祠之戰國若秦楚齊梁諸君汨沒於聲色貨利之交。攻伐揮闔之術。當時何赫赫也。千年之後。既已化爲白楊衰草矣。求陌錢孟飯之享。不可得。文公獨血食茲土。仁人之言其利溥。所謂附驥尾而名彰者歟。初八日至夏鎮。夜宿逆旅小樓上。見運河中左弁船千餘艘。絡繹不絕。中載婦女。割肉扇枕。甚有畫眉。目若者。或有淡衣舊帽。哭聲哽咽。掩面於船。艙中窺其形。則絕不可得也。余既已倦於長途。乃舍陸登舟。夜泊丁家集。菰蘆中蚊如指頂。大羣飛。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七

嗚人目睫。不得交起坐者久之。南望豐沛。西望蕭碭。氣佳哉。鬱鬱。愆念龍準。公以泗上亭長。豁達大度。卒能創炎漢四百年之業也。過徐州崇崗。複嶺數十百週。散而復合。觀曹劉戰處。低徊不能去。一百五十里。至邳州子房受書老人處也。今尚有功成身退。託遊赤松若而人者乎。一百二十里至宿遷。謁項羽祠。悲其以喑啞叱咤之資。不務遠畧。而賦於衣錦夜行之說也。此數百里。皆於黃河內行。舟怒浪觸。天驚濤湧。日每至波湍滌迴。間飄忽上下。從者變色。子披圖。

嘯歌澹如也自此而清河桃源淮揚淼淼然水國巨  
澤矣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憑吊俯仰亦  
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  
煙月雲霞盡入吟索則請俟之異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六

對月雲霞盡入吟索則請俟之異日  
谷序則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  
煙月雲霞盡入吟索則請俟之異日  
兼濟堂文集卷之八

費縣全城記

歲丁亥同胞長昆以乙酉副榜令覓東之費費巖邑也屢丁兵燹原額丁四萬逃亡十七原地二萬荒蕪八九餘丁一萬口熟地四千頃幅頓遼濶東西南北所轄皆百里兄賦性豈弟矢志以清慎勤自勗蒞費數月修學訓士擒盜墾荒凋殘之區頓然改色民爲作來暮歌乃曰毛義捧檄色喜者以親也費雖磽瘠菽水非養乎卽迎父母至費未幾父以足病還里母獨留陰爲督贊凡徵收賦稅必訓曰錨銖皆民膏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四

苟完公家無染毫釐以玷家世清白也凡聽斷詞訟必訓曰一人坐累舉家廢業伸冤理滯毋稽時日致胥役訛法以是兄之奉教愈謹賢名愈著當事愈重之父家居相念遣僕往迎母氏時值覓東丁賊猖獗遠近震懼費雖石城高僅及肩城內居民落落十餘家十一月初一日蒙陰被陷崔瑀同年投井殉難費蒙相去三舍耳費中人皆思逃避母曰天下有大事居上者宜靜以鎮之余家有人來迎固宜去但余於此時去費人必以長吏家口爲辭是無費也卽命

停輪馳裝旋諭兄挑選丁壯督習火砲肄弓矢晝夜  
拮据城頭凡官舍自供酒食悉出以犒登埤士於是  
費人始有固志賊來攻兄率丁壯擊之賊知有備倉  
卒遁去費卒無恙是舉也諸臺司發縱指示之方兄  
綢繆捍禦之勞而母氏鎮定之見有在屈突徙薪之  
外者不可泯也母幼讀書淵源有自蓋前冢宰忠毅  
趙公之甥而清正職方張公之嫡長孫女值此多事  
卒成兄全城之績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李兄及全城之績云  
張公之甥而清正職方張公之嫡長孫女值此多事  
卒成兄全城之績云  
伏查不可泯也母幼讀書淵源有自蓋前冢宰忠毅  
趙公之甥而清正職方張公之嫡長孫女值此多事  
卒成兄全城之績云  
費人始有固志賊來攻兄率丁壯擊之賊知有備倉  
卒遁去費卒無恙是舉也諸臺司發縱指示之方兄  
綢繆捍禦之勞而母氏鎮定之見有在屈突徙薪之  
外者不可泯也母幼讀書淵源有自蓋前冢宰忠毅  
趙公之甥而清正職方張公之嫡長孫女值此多事  
卒成兄全城之績云

井者泉之所自出人所恃以養也易曰改邑不改井  
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井之爲義大矣哉是以古  
之爲城郭者必相其山川形勢氣脉之所在而後建  
邑濬隍以安其人民社稷至於水泉之甘者則尤爲  
飲食烹飪之所需不可一日缺焉吾栢之城爲真定  
南境邢襄北境固咽喉重地也地之龍脉自贊皇縣  
五馬山蜿蜒而來水曰泚河自高邑縣南由栢城之  
北里許東趨於寧昌之葫蘆河亥龍入首水隨之而

行地理之自然也北郭之西十數武爰有井焉清而  
且甘實爲一邑之最每曉鐘既動關鑰初啓則邑人  
之汲者數十百人爭往井上如取如攜歸而貯之若  
盎若甕若甕若釜以薪以爨酒漿餅餌子弟以供父  
兄僕隸以奉長上蓋以爲固然矣然是井也自戊申  
年大水衝決四傍之土皆已傾圯獨有中央尚全無  
恙倘不及時修葺秋水泛濫一旦淹沒甚可惜也且  
吾邑人旣嘗飲於斯矣吾邑人之祖若父暨厥高曾  
亦莫不飲於斯矣而忍聽其廢而不修乎哉於是衆

議僉同曰是誠不可以不修修而砌之以石覆之以  
亭愚者享其利智者思其德渫而用汲並受其福飲  
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  
甘泉昭其實也

陸天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也汲者

甘泉源其實也

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  
甘泉昭其實也  
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  
甘泉昭其實也  
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  
甘泉昭其實也



擬待漏院記

國家簡拔俊乂置之鵷班明光趨讌清覽披雲固非  
徒紆青拖紫爲交遊光寵閭里炫耀已也一日立乎  
其朝則一日盡乎其職此卽退食委蛇之際未嘗不  
有天威咫尺之思而况闈闈弘開青鎖追陪尤宜凜  
凜者與茲待漏院之設非無因也大臣進退文石之  
陛天子旣已改容而禮之矣從容坐論夏屋渠渠奚  
不可然聖主在上未明而思衣旣旰不遑食脫簪致  
警鷄鳴示誠不敢稍自暇逸百爾君子焉得不夙興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恐後而以顛之倒之爲畏耶而要非碌碌因人毫無  
建明第俛仰朝列遂可爲卸擔地也居宰輔之位則  
思格君心之非司錢穀之籌則思寬窮簷之力兵刑  
未靖何以默銷夫寇賊奸宄禮樂未興何以振起乎  
文章學校至於職經筵者成就君德莫移于宮妾宦  
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  
論大小凡一命以上膺朱紱之榮顧此院者皆當齋  
心滌慮以靖獻於天子固不特鼎鼐鹽梅望而矜式  
已也不然星臨戶動鳴珂建章雖識龍鱗之顏不聞

羔羊之節其亦聽漏聲而捫心自慙已其慎之哉是  
爲記 下字以待風雨取諸大壯此人生之制也龍居  
於海群水滯滯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  
雖以海爲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  
以八閭之木爲之每歲夏小備後有水重鼎正其形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十四



文算學移至於職經 有威廟才復其子宮安宜  
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  
論大小凡一命以上膺朱紱之榮顧此院者皆當齋  
爲時 處以靖獻於天子固不特盛龜鑒梅望而粹式  
羔羊之節其亦聽漏聲而捫心自慙已其慎之哉是

龍宮取木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此人生之制也龍居於海群水滙潏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雖以海爲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以人間之木爲之每至夏小滿後雨水連綿正其鳩工庀材時也天津之北古曰北海之濱與永平遵化諸邊口接壤中有滦河元人運糧以達上都應昌者是爲龍宮運木之通渠矣每三年一伐木口外其伐木者水族人貌形如老叟布衣毳帽幽谷之中丁丁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五

不絕羣山響應倏忽之間雷轟電掣風雨晦冥岫峪湧溢木皆蠹起直抵關隘守關者稔識其汛也開關而放之入水中木乃魚貫而進由滦河東南行達于海無一休而浮者河上居人皆耳而目之又有移人之樓以去者午夜望之燈火熒熒至曉則滅海濱乏薪每三年一次龍宮焚震方習習颺起候之海壩木之棧者桶者棟者楹者皆半赭黝而焦朽擁湊海岸岸人拾以給爨供數月說者曰龍火自燒也余數詢之博物者非誣

貢院夜談記

邵堯夫史稱其范陽人余向以爲在定興涿州耳丁未主試武闈與冢宰杜純一談乃知其在寶坻至今有邵家莊其族姓尚繁盧照隣賈島之墓亦在寶坻盧家塲其墳上常有霧氣之所結形如林木有河百餘丈深五六十尺通天津衛冬月出銀魚白如脂玉京師嗜味者美之以配鮮筍入春則無矣此一異也賈島墓荒圯已久有縣令爲之立碣以祀未幾卽爲村人所踣曰島詩人非我鄉人所知是骨朽已久而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吏人數來落吾事廢之如故不封不樹嗟乎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浪仙有知豈復覩此一盃水一盃飯耶又云碣石今尚在永平海潮高則隨之亦高潮落如故其淪於海者非的語也余嘗慕堯夫之遠悲照隣之窮喜浪仙之棄浮屠而從學於昌黎也記此以爲談資

余之得與於試武也蓋四次矣一在壬辰之秋爲吏科右給事中分房一在乙未之秋爲兵科都給事中分房一在甲辰之秋爲吏部尚書時主考一在丁未之秋爲秘書院大學士主考夫國家取士之典亦重矣由文試而得舉者授官以後盡職無怠可以漸臻大位至宰輔由武試而得舉者授官以後盡職無怠可以漸臻大位至總戎若夫綰通侯之印膺世爵之賞垂勲竹帛雖未數數於時然亦間有之曩者海寇破京口攻江寧人心搖動城幾不守梁將軍化鳳提一旅之師自崇明入援血戰城下焚其牆虜浮屍蔽江金焦之間浩波爲赤卒成大功梁將軍拜世爵於朝非武科之明効與勝國之亾非盡文事壞也良由武功弱耳昔人論南宋云軍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之與宋殆魯衛之政與今等一也夫

國家崇重其典分試用給事尚書郎主試兩都院大臣而余累叨此典豈敢以爲私榮亦曰盛世鴻猷文武無所畸重文得武而奔走禦侮武得文而疏附後

先以共濟其美則黎民乃乂國以永寧矣詩曰肅肅  
免置椽之丁丁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其次章曰公侯  
腹心此

天子擢干城腹心之大典也而余敢忽諸故爲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天子擢干城腹心之大典也而余敢忽諸故爲記

腹心此

天子擢干城腹心之大典也而余敢忽諸故爲記

貢院讀武經記

余幼習舉子業少年精力強半爲之消耗間有餘暇得稍稍讀古人書則左國史漢歐蘇諸家耳自入省垣武闈分房者二主考者二乃觀武經七書其中選將練兵之道戰陣分合之法真有變化莫測出九天而入九地者誠威敵制勝保國又民之要書也因嘆明季承平旣久章句之儒不知運籌折衝而登壇授鉞者又多肉食之夫及其敗軀挫折文臣纍纍伏法武弁紛紛投賊喪亾之禍良由此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興朝文武並重志武科者固當講習討論矣而文臣之志經濟者戡定教寧何不可奉爲帳中之祕也若不觀仲尼夾谷文事武備之用而徒泥于輿氏善陳善戰之說則東深源於高閣何辭且之要書也固知

武經之說彈射合之出實有變出莫測出武經

世定關公吳管二生善書二代講武強少書其中

對諸將前古人書俱在國史與刑滿請來耳自入

全世書學午樂少平靜收紙半爲之尚詳問百餘

達公作字記

商之興也以伊尹周之興也以呂尚漢之興也以張  
良明之興也以劉基伊尹之出處子輿氏言之詳矣  
呂尚釣於渭水而應非熊之夢三略六韜爲兵法祖  
雖曰禦敵應變之方而帝王致治之大猷亦載其中  
此黃石公所以授子房於地上或謂戰國時人所僞  
作者殆非也我

朝起於東方八旗之制暗合於黃帝八陣圖而余聞  
之學士禪布云其祖達公海聰敏穎悟迥異於人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卒

十二能學習漢書盡窮五經增減蒙古字而爲清字  
追蒼皇之鳥跡鄙程邈之隸書遂爲一代文字之師  
其學於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攻城掠地望雲氣知吉  
凶人之善惡邪正言之皆驗其傳乃得之廣寧山中  
一道人後道人不知所往則其與圯上授書者同一  
轍也異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八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



玉泉記

水之爲用大矣哉。生於陽成於陰。傾注四海灌輸六合。其在地也無處不有。而發源於星宿海者。黃河其大也。李白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東海有尾閭。沃焦故海水歸焉。然入於尾閭者。復見於天上。則銀漢爲章。夫天至陽之積也。太虛之府也。非有滔滔汨汨如四瀆之汪洋浩瀚也。亦曰水之至精之氣。所發露耳。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銀漢者水之象也。太平之世。雨澤節甘露降。若危亡之世。則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空

竭山崩河竭者。國將亡之兆。消渴者。人將死之候也。昔見友人嘗患此疾。日飲茶數十杯而渴不止。彼其水之源已竭也。崇禎庚辰辛巳間。赤地數千里。迨癸未甲申。滹沱之水塞裳而渡。天地之水豈竭哉。良由氣之闕塞反常耳。黃庭經曰。玉池清水。上生肥。故修道者以舌下神水。謂之曰華池。謂之曰泉糧。常用赤龍擾水之法。自重樓絳宮而納於丹田。則百脈有所滋息。通體爲之潤澤。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品物流行也。其法多於子前及寅時行之。東坡所謂勾當自家

公事也昔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天地之水無一息之停人身之水上下流通亦無  
一息之停一有停焉則病矣人身之有疾或寒或熱  
水之滯而不通也息煩勞薄滋味戒情慾勤咽納則  
痰化爲水而爲身之膈譬如寇化爲民而爲國之用  
也或謂水屬陰咽之無益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  
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  
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  
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夫出於何所也。於此則可以事內養之功矣。  
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  
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  
矣。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謂之陰耶。易曰山下  
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  
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矣。夫水天一之所  
生而乃專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  
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  
以事內養之功矣。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謂之陰  
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  
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矣。

關侯送水記

昔余先王父乾仲公爲諸生時折節讀書夜誦多至四鼓大暑之月尚親燈火以溫水置足下熱極則濯濯已復讀自立課程鈔誦講課未嘗一日間也曾王父樂吾公舍邑之南街舍之後垣與關侯廟偕焉一女曾王父夢侯忽降臨迎入一北小屋屋內上設祖禰位侯見之不肯居正座坐移時侯曰適有大木二株今以其一貽嗣君曾王父拜而受之是年王父領鄉薦蓋萬曆甲午歲也厥後屢上公車不第閱十年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六三

至癸卯冬侯復見夢迎侯之一如初侯又曰曩所存一株木今更爲嗣君歸之明年春王父成進士傳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此亦可見曾王父及王父德行敦淳力學攻苦夫是以感神明之臨有賜木之瑞噫豈偶然哉夫木者楨榦之材而棟梁之用也雖歷百世猶托庇焉今之子姓繁昌科名綿遠非皆功德之所遺耶余自垂髫時卽聞其事於堯子拙庵公蓄於心久矣故志之於籍後之子孫永念之哉

魏氏先塋記

魏氏先塋記者記魏氏之先塋也先塋則何爲記之  
吾祖宗之魂魄棲於此故不可不記也魏之得姓久  
矣肇於周封於晉大於戰國盛於漢唐宋其支派不  
可得考矣在有元之季有寒臘公者居路村因塋於  
彭水之陽高廟之東北今石碑刻魏氏始祖之墓是  
也魏氏自始祖分而爲二所謂東西支也六傳而至  
司訓公司訓公名儒也實生澄齋南郭東樓三人而  
澄齋公遂受封爲都憲澄齋公生慎齋公槐川公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壙

爲縣令一爲總督晉大司馬而魏始昌然發源在司  
訓公始祖之塋西數十武居中而塋者爲司訓公次  
則封僉憲澄齋公而慎齋則澄齋公嫡子樂吾公又  
慎齋公之嫡子也皆塋于澄齋公之前矣司馬公旣  
貴歿乃塋於始祖之東今所立大司馬魏公塋坊是  
也其南郭公諸子孫則稍遷於塋之前後而東樓公  
一支僅有一二子孫矣樂吾公宗子福伯早歿無嗣  
侍御贈總憲乾仲公樂吾公之仲子也以貴復遷於  
城北涉水之原于孫之從者半宗子封總憲拙菴公

歿遺命復塋於司訓公祖塋之左其他大小塋兆不可勝記或因貧乏荒歲卜居他邑流離外省死而葬其地者又不能勝數也拙菴公既修家乘介復踵增補述其源流本支亦既燦然可睹今聊記三塋之大畧刻之貞珉使後世子孫有所考據庶幾過墓生哀而不忘仁孝誠敬之意若我祖澤之深遠鬼神福佑雖千秋萬禩此地烝嘗繼續亦必無陵谷變遷之憂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余作記之志也夫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五

銘曰亥之來艮之首對堯峯環岡阜邑西南土壤厚水漣漪清且久藏精魂積仁壽述箕裘裕我後產奇英佩紫綬立德言終不朽

南湖釣艇賦

人生蟻虱萬古利那彭喬邈矣壽命幾何息心逆旅  
投竿水沲於是織箬蓆以爲篷剝枯木以爲舟風駛  
槳迅浪湧鳧漚墮片月於鏡裏攬瀨氣於清秋中有  
寶鼎奚囊酒鐺茶竈摘雲霞以爲糧侶太虛而觀妙  
時有張子元裕白子見先同余欹斜於船板之上傾  
壺而酌依蘆而仰白眼層霄青雲林莽瀟湘筆意濠  
幽玄想若乃岸頽灘嘴灣轉平橋柳煙疊翠桃色舒  
嬌鷺藏味而不見雲襯霞而若燒船壓天而村失櫓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六

潑水而星搖漁火暗而螢光起柁尾鳴而葦足跳有  
懷擁棹何處停橈至於春渚星明秋沙蟾暗晴溪雪  
霽幽窻霧掃禾杜若兮方花拳芙蓉兮未老或聽雨  
焚香或讀騷藉草或餐山秀於重重或襲颼涼於灑  
灑或傍綠篠於籬根或聽黃鸝於山栲旋復登艇理  
我釣絲持螯膾鯉其甘如飴睡足而覺食飽而嬉梧  
恥棲鳳山喜奔麋雖揚鬣未觀乎滄海而曳尾已足  
乎汗池又何必綵鷁畫舸朦朧臄臄而泛乎三江五  
湖之涯者哉吁嗟乎古人死矣白骨何知東風蔓草

寒月于規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間之  
乃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  
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爲之歌曰身世飄飄一葉舩  
浪花如捲晚峯青閒來一枕浮鷗夢不許風波到野  
汀之非獨乎古生愴亦以志盛誠之意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七



或傍綠篠於籬根或聽黃鸝於山栲旋復登殿理  
斯亦咬齧嶽峯青閒來一林翠鬪麩不指風波隱裡  
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爲之歌曰良甘颺颺一葉舩  
以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  
寒月于規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間之

廣恨賦

昔江文通作恨賦，淒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沙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墮家聲，亦無足恨也。惟是古今治少亂多，覆轍相蹟，余推其恨而廣之，非獨弔古生愴，亦以志鑒誠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雖聖賢之代，生歎駒隙之莫止。維三五之明時，迺各葆其淳理。何澆偽之繁興，紛請張而多訾。於是恨有千端，書更累紙。至若信陵救趙，嬴列夷門。湯沐封鄙，歡飲平原。合從六國，無事盟洹。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李八

一旦秦人反間，疑生弟昆。醇醪混迹，國事日艱。齋志而死，秦乃稱尊。若乃陳王首事，號爲張楚。耳餘武臣，並爲心膂。孔甲大儒，躬負豆俎。劉項之徒，雲合飈舉。一朝兵衄，氣喪勢阻。大業儵隳，有如潮涓。若夫典午不競，南風禍煽。八王陵夷，石羯排行。華亭鶴悲，侍中血濺。懷愍蒙塵，青衣侍宴。痛哭何及，椒漿莫奠。及夫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釋兵，薄海嚮慕。遠法帝堯，兄終弟作。燭影紅移，母子託顧。光美德昭，不永厥祚。由後推前，豈史之誤。或有載溺禍水，捨身苦空。投綆



智井覆尸颶風莫不魂搖噬臍遺恨無窮望金闕而  
惆恍悵玉殿之殘紅已矣哉翠輦不來兮永巷閉美  
人香銷兮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苑生御溝日日波聲  
咽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聲歸我  
后之明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完

颶風與日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聲歸我  
人香銷兮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苑生御溝日日波聲  
咽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聲歸我  
后之明哲

飲灌叟賦

嘗讀儕鶴之文栢鄉前輩多酒人無懷馮子作其氣  
懷堂之流後先而軼羣其飲也不以壺觴不以犧象  
長柄大杓如尾閭沃焦吸百川而鯨吞百年之間復  
有吾與子生同時居同地聚首燕市悲歌擊筑吊荆  
卿漸離之遺魂昨者隨我褰裳以涉潞河復策蹇而  
登薊丘春草有色春水未漚望盤山之鬱鬱何翹霞  
舉而雲浮于濯纓於碣石之水我高吟於掛甲之陬  
青螺宮髻碧玉兜鍪其瑰琦也如此吾於五岳又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辛

求蠶而偃臥乎黃公之側自比雲溪古侯徜徉乎醉  
鄉數千里而不樂見乎獨清獨醒之貴游吾爰語于  
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嗣宗有酒侶之曠懷  
中卽有酒龍之令聞功既可稱德良足訓嗟乎哉古  
來富貴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五花千金裘馬不  
愛惜呼兒換酒以解醒吾齋之中尚有金華涑水薊  
州襄陵何不解衣盤礴醕酎千日而欲割肉以遺細  
君鉅曼倩之痴情今贈予以青眼高歌之號擬予以  
歲寒松栢之貞嗚呼古人往矣其骨已朽其心可盟

庶幾乎挾吾與子于青雲而直上超萬物以亭亭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日緬懷  
古人聊爲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地衝繁  
自青而然兵燹繹民生何堪幸賴

聖主委專尋民牧煦輿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七十一



富貴多矣莫惟有飲者欲其名五花千金裘馬不  
愛惜呼兒換酒以解醒吾齋之中尚有金華沐沐  
用襄陵何不解衣盤礴酌于日而欲割肉以遺  
君鮮愛情之知情乎贈乎以青眼高歌之號擬于以  
翹幾乎憐吾與子于青雲而直上超萬物以亭亭

懷古賦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目緬懷  
古人聊爲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地衝繁  
自古而然兵燹繹騷民生何堪幸賴靈龜  
感世生養再得良牧煦煦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  
爲枯骸爾

登高樓以倚危欄俯栢邑之崇墉望堯山於咫尺想  
帝子之肇封自伊耆以訖噴嶠皆湯沐之包容其後  
乃陟於帝位兮徙河東之平陶總如天之覆被兮均

兼濟堂文集

卷之八

三

踐土而食毛望東垣之古郡兮迅流瀆激而揚波來  
山右之繁峙兮浸東注而披陀睇封龍之岑蔚兮山  
蜿蜒以巍峩環大陸之浩渺兮緬想禹貢之九河黃  
流徙而南奔兮此猶沆漾而滂沱滙漳洛槐浹泝灋  
兮底於衡漳而奔梭客有告余曰此古戰場也不見  
春秋而降趙最雄豪中山引水圍鄣氣驕武靈發憤  
鞭橐弓刀北連鴈代紫塞爲壕政死沙丘井陘啓道  
奏事車中亂臭魚薨矯殺扶蘇亡秦末造此後禍水  
爲災煽處飛燕哀平昏孱王莽篡擅一十八年民生

若剪白水真人昆陽鏖戰虎豹慄奔尋邑敗竄駐節  
廣阿邯鄲內叛豆粥蕪亭交飯滹岍河水條而水堅  
日月光華復旦附鳳翼而攀龍鱗位鄙南而宏翊贊  
有靈石之古蹟紛才人其染翰非神臯之奧區何以  
齊周召而媿望散余曰是則然矣繼此更僕亦有可  
得而稱述者乎客曰唐自天寶之亂祿山旣滅思明  
繼誅魏博滄易並峙雄圖惟成德之强悍連瀛莫與  
平盧迨夫梁晉構兵營於野水距栢鄉而爲軍擁鐵  
騎以如螳矜玄甲之耀日見絳旗之填委咄哉德威  
老將獻竒謀於亞子夜遷壘於高邑逸待勞而如兕  
乃次日以決戰摧長蛇與封豕梁由此其日衰晉昌  
熾而興起此舉關五代之興亾誅亂賊於旣死他如  
宋室不競南北紛爭奉信王於五馬竟一旅之無成  
暨金元之已事每捨攘而縱橫各役勢以雄長聊喘  
息其餘生惟有明之一代稍沐浴乎太平今值  
聖明之盛世文章禮樂巍巍煥乎其光榮含哺鼓腹歌  
帝力於何有兮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

